

##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## 为民除害壮大抗日武装实力

## ——苏涂村战斗击毙汉奸杨立言

本报记者 周莹莹

在千里淮河中游，早在明朝、清朝以至民国时期，民谣道：“凤台县东南乡，沿淮一溜十八岗，岗岗有匪，匪匪有枪，人民群众遭祸殃。”在国民党蓄意反共时期，潘集根据地动荡不安，田集后杨圩人杨立言及其子杨开昌见时机已到，趁机网罗地方一些土匪兵痞拉起了队伍，他们身穿便衣，不着军装，拥有长短枪50余支，成立了“大褂队”。苏涂村民谣唱道：“大褂队黑吊脆，拉人家老驴扛人家被。”

杨立言平日里游手好闲，常勾结地方恶匪到处派粮、派款、派饭、拉夫、绑票（押人质索钱），无恶不作，苏涂村是遭祸害最严重的村，杨立言还自任大队长，由家门侄子杨开山任副大队长，匪群内部顺口溜道：“跟着杨立言，不少零花钱，跟着杨开山，不少吃和穿。”

抗日战争期间，凤台县城沦陷，凤台抗日民主政府一度迁移到老潘集北头。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率部驰骋淮北，积极开展和创建潘集

（凤台）抗日根据地。1940年11月，杨立言投靠日军后，大褂队编为“日伪绥靖六团”，说是一个团，不足一个营，由杨立言任团长。他常带领“绥靖六团”在淮上抗日根据地鱼肉乡民、骚扰百姓，千方百计地破坏抗日民主政府和地方抗日武装，是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心腹大患。

革命先驱丁文山时任凤台县二区区长，当时二区辖地是今潘集区，苏涂村也在此范围内，离日伪老巢田家庵很近，敌情十分复杂。临近春节，杨部纠集二百多大褂队员，在田集东边朱家沟沿花天酒地，丁文山按照县委指示精神，带领区队赶到谢街西北角的瓦沟沿集合待命，当天晚十点左右，兵分几路齐向田集朱家沟沿挺进。约在下半夜一点钟，区队接近目的地但未见到敌人。这时虽是深夜，当地群众反映杨立言部中午在朱家沟沿狼吞虎咽，没停多久就往苏涂村去了。二区干部群众歼敌心切，又马不停蹄地向苏涂村追去。天近拂晓，敌我双方接上了火，战斗进行一个小时，杨立言部

被打死打伤数十人。在我军重火力强压下，所剩残敌慌忙龟缩在地主苏少亭家炮楼里，负隅顽抗，我军重重包围，顽敌已成瓮中之鳖。我军通过轻重武器猛攻和政治攻势的喊话，瓦解了伪兵的斗志。一区区王王子云还以乡里乡亲的身份严词规劝，讲明党的抗日政策和宽大处理的做法，加之苏涂人民的呐喊，在如此的气势下，无路可逃的残敌纷纷缴械投降，杨立言父子伏首就擒。

这次苏涂追击战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全歼日伪两个营。除打死打伤敌人近百人外，还俘虏敌人100多名，活捉了伪团长杨立言、副团长王寿之，缴获长短枪200多支、机关枪一挺、子弹数千发。歼灭日伪绥靖六团的胜利，为民除了害，又壮大了抗日武装的实力，增强了军民抗日的信心和决心。

苏涂村战斗之后，人民反匪抗日的热情高涨，民间花鼓灯老艺人在田集集上唱起了花鼓灯歌：“吃菜要吃白菜心，当兵要当新四军，军爱民，民拥军，军民鱼水情意深。”



沈长风现场制作

楚风汉韵  
魅力淮南一盏灯照亮千年艺  
——沈长风与淮南灯彩的匠心传承

本报记者 罗静 摄影报道

手工完成，丝毫马虎不得。制作一盏传统的灯彩，需要经过数十道工序，全部依赖手工。扎架要匀称，裱糊要平整，剪裁要精巧，绘画要神韵。沈长风说，最难的是让灯“活”起来，“动物的灵动要展现出来，这全靠骨架的曲线和纸张的张力，差一毫都不行”。然而，机器生产的廉价塑料灯曾大量涌入市场，愿意沉下心来学习这门复杂手工艺的年轻人凤毛麟角。沈长风也曾迷茫，但从未想过放弃。“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，不能断在我手里。”

今年快60岁的沈长风与灯彩的缘分，始于童年时那个总飘着彩纸和竹香的小院。小时候，她常蹲在长辈身边，看他们将细竹篾弯折成各种动物的骨架，再用染色的宣纸细细裱糊。彩纸在他们手中仿佛被施了魔法，一盏盏平淡无奇的灯，经过勾勒点染，瞬间变得流光溢彩、生动起来。起初，她只是好奇，跟着摸摸材料、递递剪刀，在一旁模仿着，胡乱扎些不成形的小玩意，却不知不觉被这门光影交错的艺术深深吸引。

从少年时正式跟随父亲学起，沈长风手中的刀、剪刀等工具一拿就是数十年。这些年里，是无数个日夜与竹篾、绸帛、画笔为伴的寂寞坚守。她继承了淮南灯彩的精髓——造型夸张生动、色彩浓烈鲜艳、寓意吉祥喜庆，每一盏灯都是一个故事。她也经历了手工艺人的清苦与彷徨，但从未放弃。对她而言，每一盏灯都是有生命的，制作过程就像是赋予它们灵魂。

## 守正创新，传统技艺焕发新生

“做灯的第一步是选材。”沈长风介绍，以前选用材料必须选用生长三年以上的老竹，韧性好，不易变形。竹子砍回来后，要经过破竹、削篾、烤弯等多道处理，才能成为制作灯架的合格材料。扎制灯架是考验匠人手上功夫的关键环节，根据设计图纸，用细篾条扎出各种造型，既要牢固，又要美观。随着技术发展和耐用性需求，如今的灯彩骨架改用铁丝作为主要材料。

铁架扎好，接下来在铁丝上缠一圈纸，然后是裱糊。而裱糊将原来的宣纸改用高级绸缎。“机器生产的材料虽然方便，但缺少了那种温润的质感。”裱糊讲究平整无皱，接缝隐蔽，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。最后的装饰阶段更是点睛之笔。一盏精工细作的灯彩，往往需要耗时数日甚至数周才能完成。

然而，正是这样一门需要耐心与匠心的传统技艺，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着传承与创新的双重挑战。

“现在愿意静下心来学这门手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。”沈长风坦言，手工制作灯彩收入微薄，工作枯燥。但她依然守着自己的工作室，日复一日地绑铁丝、扎架、裱糊、绘画。“总得有人坚持下去，不能让老祖宗的手艺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断了。”

尽管坚守传统，但沈长风也并非墨守成规。近年来，随着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，淮南灯彩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

在传统灯彩制作技艺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改良，她用铁丝搭建骨架，用高级绸缎做外衣，并手工绘制图案，最后用金边进行装饰，使作品不仅融入淮南元素，还兼具趣味性与收藏价值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门非遗手艺走进校园、走进社区、走进城市书房等文化场馆。沈长风设计了一套系统的教学方法，将传统技艺转化为孩子们能够理解和掌握的内容。在学校开设灯彩制作体验课，手把手教会孩子们掌握搓、扎、剪、裱、糊等灯彩作品的基本方法和步骤，锻炼动手能力。“看到孩子们对灯彩充满好奇和兴趣，我就看到了希望。”

如今，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，沈长风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坚守传统技法的同时，能让更多人，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并爱上淮南灯彩。她仍然坚持每一盏灯都亲手制作，因为那是她燃烧了数十年的热爱，是刻进生命里的手艺，更是沉甸甸的文化传承。

## 点亮未来，非遗薪火代代相传

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。又一盏精美的灯彩被点亮，柔和的光晕透过灯面洒出来，温暖而宁静。这光，连接着过去与未来，见证着一代代匠人的青春与汗水，也照亮着非遗传承的前行之路。

淮南灯彩，这盏穿越千年历史长河的明灯，正因为有着像沈长风这样甘于寂寞、执着坚守的传承人，才能持续焕发光彩。她的匠心，不仅是对精湛技艺的追求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责任。

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，保护非遗，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愿淮南灯彩这朵艺术瑰宝，在新时代的春风沐浴下，绽放得更加绚烂夺目。

在淮南，灯彩艺术跨越千年时空，依然熠熠生辉。这项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在一代代匠人的巧手与热忱中得以延续。今天，我们走近淮南灯彩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沈长风，聆听她与灯彩的故事，感受那份历久弥新的匠心与坚守。

## 千年传承，灯彩艺术源远流长

灯彩又叫“彩灯”“花灯”，俗称“灯笼”，是一种有着近两千年历史的民间艺术。淮南灯彩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。其起源可追溯至汉代，兴盛于唐宋，明清时期更是达到鼎盛。自古以来，淮南地区便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汇之地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灯彩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，淮南灯彩也多以民间十分喜爱、充满灵性和象征吉祥的动物作为创作题材。

淮南灯彩不仅是一种照明工具，更是集竹扎、裱糊、剪纸、绘画等多项传统技艺于一体的综合艺术。沈长风的作品多次在安徽省工艺美术“徽工奖”中获奖，曾数次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、省工艺美术博览会、淮南市文博会等大型展览，受到多家媒体采访报道。在她的工作室里，展示了百余件精美的灯彩手工作品，有兔子灯、金鱼灯、喜鹊灯、龙灯、动物平面灯等，每一件都色彩鲜艳，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。

“淮南灯彩以动物造型作为骨架结构，细致精湛、造型生动、姿态传神、喜庆盎然、流光溢彩，凝聚着中华悠久而醇厚的文化底蕴。”沈长风说起灯彩艺术，眼中总是闪着光。

## 一竹一纸，匠心赋予灵魂

制作一盏传统的淮南灯彩，工序繁琐，耗时费力，从扎骨架、裱糊到装配电路，每一步都依靠匠人